



川流不息

李游
小说选集

文匯出版社

川流不息

李 游
小 说 选 集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流不息: 李游小说选集 / 李游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496 - 0202 - 5

I. ①川…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9995 号

川流不息

作 者 / 李 游

责任编辑 / 文 荟

装帧设计 / 季炜煜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译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65 千

印 张 / 8.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96 - 0202 - 5

定 价 / 26.00 元

目 录

川流不息	1
情感小调	49
Jennie	61
朋友的婚礼	81
邻居	117
厦门的女孩	129
Between	145

川流不息

1

电视上正播着关于鸵鸟的节目。一个农村企业家从非洲买了许多鸵鸟在中国西北部开始养殖。

“这家伙挺聪明的呢，”陈斌说道。他坐在床沿上系着衬衣的扣子，注视着电视机里优雅散步的鸵鸟，没有回头继续对身后的常莉莉说，“怎么让他想到的，鸵鸟是非洲的，在沙漠里也能活；西北正好什么都没有，养鸵鸟比什么都合适。”

“嗯……”常莉莉应付着，努力背着手系上胸罩搭扣，“什么节目啊？换个台吧。”她拉起床单裹住下身，走到五斗橱边去拿条干净内裤。陈斌望着她那拘谨的样子，怎么也不能把现在的她跟不到两分钟前淫声浪语的她联系起来。都已经肉帛相见多少次了，却还要那么矜持，好像人的身体在性兴奋的时候就不是臭皮囊来着。

陈斌的注意力转回鸵鸟。鸵鸟肉是低脂肪的、鸵鸟的皮毛可作装饰、鸵鸟的眼睛甚至可以为人类提供角膜。鸵鸟又容易饲养，在西北的沙土地上自在得意，吃满地长的野草，连水都不需要多少。电视继续介绍着鸵鸟的好处以及这位企业家的各种计划。电视机里鸵鸟硕大的眼睛直瞪着陈斌的眼睛。他记起小学时老师说猪的身上都是宝，为此每

个同学每天早晨都要向学校缴纳税米泔水(当时对滔米水的尊称)才准进教室上课。可猪仍然是砧板上的肉,就像今天的鸵鸟。英雄就该牺牲。

现在常莉莉的衣服已经差不多穿戴整齐,虽然还是睡衣,但里面穿着内衣的睡衣怎么看也不会感觉随便——她的邻居们坐着出租车去家乐福购物时也不过如此装束。她是陈斌的同事,是公司的人事行政经理,一个上班时异常正经的年轻女人。但刚才兴奋的时候忍不住叫喊了不少她亲自在公司明文禁止的谈吐。这会儿,她又是常莉莉了,甚至好像对屋里有个半裸的男人感到惊异而又羞愤。

“你从来不看电视,为什么老开着?没听说过射线伤人吗?”陈斌在没话找话。

“都是一个人在家,开着电视就好像有个人陪着。”常莉莉梳着头发,看了看表,斜眼瞥了他一下。陈斌多少次跟女孩干完之后都希望蒙头就睡,或者一走了之,多少次被骂薄情,为了照顾人家感情而强忍着睡意让她们枕着他发麻的手臂聊天。可现在,他觉得需要再多两分钟温存,需要搂着常莉莉柔软的腰肢说几句傻话。他磨蹭着不愿意地穿上长裤,殊不知常莉莉最讨厌看见男人只穿着三角内裤了。其实,只要她的前庭大腺不分泌,男人穿不穿衣服、穿什么衣服都一样恶心。

他们俩人甚至在白天上班时根本不友好,晚上偶尔的性的释放也如同一场战斗。常莉莉是个典型的冷面白领,工作性质更加重了这一特点,她的工作是面试、签约、辞退、评估……公司里大多数人都不是她的朋友。同事们并不讨厌或憎恨她,毕竟被炒鱿鱼的已不是同事了。人们觉得她的距离,她的不可接近。她是有意这样的。一方面是为工作的秉公。另一方面,她的丈夫(如此冷漠的女人也曾为人妻)留洋后,两人的分居造成了感情的淡漠。倒不是丈夫喜新厌旧,离婚是她提出的,而且她的丈夫并无外遇。然而很多同事相信她天生冷漠,结婚也许只是为了父母。更准确地说,是为了离开父母。要不是陈斌一次偶然在那又脏又黑的地下室酒吧遇见半醉的常莉莉,他也永远不会了解她

的另一面。

陈斌自从与她有了肌肤之亲，倒对她肃然起敬。他更愿意尊重人性，而不是权威。当他发现她与别的女人一样扭动腰肢时，他终于把她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再也不是某“人事行政经理”了。

陈斌穿好了衣服，道别。他们的约定是纯粹的性关系，没有爱情，甚至没有友谊。陈斌坚信他们之间是有超乎肉体之上的关系的。但真要彻底搞清那层关系并下定义，也许只有“同情”一词。他们互相同情。陈斌想吻别，但常莉莉突然转过了脸，陈斌噙着的嘴被她的脸颊吻了一下。

出了她的楼，陈斌立刻给弟弟打电话，知道陈复在哪个酒吧以后，叫了辆出租车。车从莘庄开出，不久上了高架朝市中心方向驶去。

弟弟白天急急地打电话要求见面，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可能就是关于他的那个女朋友——姓王名炜，陈复在一年前的一个朋友聚会上对她一见钟情，死追不放。七八次约会后，她告诉他，她有男朋友，一个香港的商人。人在香港，所以平均一个月见一次面。陈复觉得，既然约会了这么多次，说明还有希望。结了婚的都可以离婚，更别说分居两地的男朋友了。于是他愈加拼命，又是鲜花，又是礼物，甚至还写过两首诗。他几乎把他仅有的那点工资全部花光。而王炜呢，既然有人追，当然不会拒绝；而且男朋友每月才看她一两天，有个人陪她度过寂寞的周末，何乐而不为呢？

反正都是些老生常谈，陈斌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伴着出租车司机哼的快乐小调。司机对这一差生意很满意，本想与他搭讪来着。看他睡觉，就自娱自乐起来。

陈斌直睡到被司机叫醒，已经到目的地了。走进了一间酒吧，那里弥漫着黑红的色调，好似墙上涂满了变黑的血，形成了浓重的轻浮气

氛。他穿过拥挤的人堆，跨过舞池，在靠里的酒吧台边找到了弟弟。弟弟正在跟另一位吧台客人聊天呢，看见陈斌的到来挺高兴的。

要了啤酒以后，他问弟弟道：“你今天说要跟我谈什么来着？”

“没什么，我要跟王炜分手了。”陈复清描淡写地回答道。

“终于下决心了？”陈斌道，“守着她也太亏了，趁爸妈这几天回老家串亲戚时，你应该搞点艳遇才对。而且你知道，如果有需要，你也可尽管去我那里。”喝着酒的陈斌兴致挺高，把话扯远了。他总认为弟弟几乎无性的生活是极不健康的，竭力想尽兄长的义务帮助。以前多次劝他停止和王炜那毫无前途的关系也从来没什么用，今天既然他自己想通，陈斌觉得没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再多讨论了。

这时已经过了半夜，酒吧越加热闹了。这里简直就像早晨刚开市的菜场，几个跳完舞回来的人们发现他们的位子被别人抢占，他们刚才把喝剩一半的酒瓶放在桌上权充菜场上排队用的砖头，现在也被心急的服务员收走。于是有些小规模的口角发生，但强大的音乐声浪使口角显得微不足道。再回头看他们时问题已经解决了——两拨人都去跳舞了，位子被另几个人坐着。

三个穿着相对暴露的女孩，正在舞池中投入地摇晃着脑袋。从兄弟俩坐着的地方看不清她们的面貌，但她们大面积裸露的背部和肩膀引起场中不少男人的眼光。而这些眼光正鼓励着她们更加放肆地摇头晃脑。

陈斌注视着左边的那个女孩，她穿的衣服背后挖下深深的一块，她身体的扭动由她背后肌肉表现得淋漓尽致。陈斌琢磨着她是否戴了胸罩，暗暗希望她能转过身来给自己答案；而且陈斌很想知道这个女孩的脸蛋是否也像她的衣着一般地大胆和放纵。但她始终没有转过身来。

吵嚷的环境中他们俩并没有注意到已经沉默了一段时间。陈复突然开口说话，说明他的思绪还在分手的事情上：“后天她要去香港，跟他的男友会合后去夏威夷度假。我实在不希望她在度假的时候觉得还有

人惦记着她……”他的语气是苦涩的，失败的人唯一的一招了。

陈斌有些不知说什么好。他回过头来希望那个露背的女孩已转过身来了，但发现她们三个都消失在人堆里，找不见了。

2

第二天，星期六晚上，风雨交加。陈复一个人在街边躲雨。刚才的情景和对话无法从他的脑袋中去除。

他请王炜吃饭。王炜挑了茂名路的一家寿司店。日本餐厅一向不是便宜的象征，这家当然不会例外。尤其可恶的是东家一直不停地在旁边搭讪。陈复相信这一定是东家从日本学回来的礼节，可他在旁边站了太久——从第一道菜到最后一道！本来想说的话一句没说。结账花去了陈复一周的收入。

虽然时间不早，但陈复坚持到王炜家坐一会儿。王炜清楚地感到他有话要说，于是也没反对，反正陈复也远不是头一次在她家干坐到半夜了。

“喝茶吗？”

“不用了。”

“坐。”

“好。”

一阵沉默。

“王炜……”

“什么？”

“我想，我们还是分手吧……”

又一阵更深的沉默。现在好像进入了电影中的典型分手场面，陈

复对这种陈腐的格调有些厌烦，有些麻木。

“我想，你对我是不认真的。”陈复补充道，“你知道我要的是什麼，你既然不能给我，还是分手好。”

“你走。”王炜的眼泪已经快收不住了，“Go away!”她紧张的时候就讲不来母语了。

陈复看见女孩子哭，有点不知所措——虽然这完全是预料中的。陈复试图抱着她。

“你走！Go away！Leave me alone！”王炜开始狂暴。

陈复向门口走去，不时回头。毕竟抱着一线希望，也许她会在压力下改变主意。但王炜开始痛哭，并竭力把他往门外推。

现在雨小些了，陈复听到手机清脆的响声。刚才风雨声大，加上百感交集，也许听见了手机响过好几次，也许就根本没听见。

“喂？”

“我，陆晓岚。我借的碟片明天可以还给你。还有新的吗？”

真会找时间，这时候还有兴致看片子！陈复尽量客气，但仍掩饰不住情绪，不耐烦地说：“没新片子。”

“那我明天把片子交给王炜，让她给你好吗？以后有新片子别忘记告诉我！”

“别别，”他可不想再尴尬自己一次，“你有空到我公司来一趟吗？”

“怎么啦？你们吵架了？”

陈复没有立刻回答，因为不知说什么好。陆晓岚马上猜到了一大半。

“哎，早晚的事。”陈复自己安慰道。

两人在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陈复突然道：“陪我喝一杯酒好吗？”

“当然。”

这个黑乎乎的酒吧在周六晚上应该爆满才对，也许现在还早，也许现在下雨。

最角落里，陈复已经把刚才分手的事情告诉了陆晓岚。反正她明天也会知道，她是王伟最好的朋友。说出来了也许睡得着觉，陈复想，王伟现在应该没人可诉说，总不见得告诉她的男朋友？！唯一可以倾诉的好友现在在听我倾诉！陈复觉得在一败涂地之余，还有点阿 Q 的余地。

陆晓岚好像并不替任何人难受——确实也没什么可难受的，加上她一向快乐。

“不过，我觉得王伟还是蛮傻的。谁知道那个香港人有多少真心？她就是嫌你钱少，别的你没有一个地方输给他。”

“我理解她。她经过了不少事情，人实际了。但是我不想再继续犯傻，作她的精神食粮。现在大家两清，各奔前程，倒还可以做朋友。”虽然这么说着，陈复还是暗暗对陆晓岚的奉承很得意的。

地下酒吧的迷幻气氛和音乐，加上酒精，两人也有些迷幻了。陆晓岚站起，在空荡的舞池中随着节拍舞蹈，动作从婀娜到狂野。她对着陈复，跳着挑逗的舞蹈。陈复欣赏着。在此之前，他俩虽见过不少次面，但不算太熟。她一直是王伟的好朋友，从初中开始的。陈复没想到王伟这么铁的姐们儿现在基本上站在自己这边。但也许明天她又会在王伟的哭诉下对那边百般同情吧。反正自己没有对王伟做过任何亏心事，随便吧。

陈复想象着现在是王伟在舞池中向他跳着挑逗的舞蹈，而他可以慵懒地坐着，甚至高傲地欣赏着。

正想象中，陆晓岚已回到座位。这回与他坐得特别近。陈复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真热！”陈复的手搭在她的腰间，她则拉着他的另一只手。她回头，微笑，说了什么。陈复一个字也没听见，只觉得那微笑

多么像王伟。他凑上脸去，准备吻她，心里觉得好像要吻的是王伟。陆晓岚突然让开，但仍然微笑着。

“对不起！”陈复说道，以为被她看破了。但陆晓岚没有躲开，还在他的臂膀之中。陈复又凑上去，想：这回，我吻的是你！

陆晓岚又让开，虽然还在陈复的怀里。

“为什么？”陈复不明白，刚才所有的暗示，应该说明是“吻”的时候了。

“Don't kiss me.”陆晓岚似乎是在另一种时刻忘记母语。

“Why not?”

“Because if you kiss me, you have to make love to me.”

天哪！这这这！难道有任何一个男人会说不？陈复有点摸不着头脑。

“So? Let's make love.”想到快一年来对王伟连一亲香泽都没试过，就觉得一阵挫败感。今天是反败为胜的日子了罢。

“No. 今天不方便。”

倒也讲得过去。一秒半之后，陈复的嘴堵住了陆晓岚的嘴，陆晓岚的舌头缠住了陈复的舌头。他们一口气吻了十多分钟。

“跟我回去吧。一起睡觉其实蛮好，不一定非要做什么事情的，对吗？”陈复说，“其实我早就应该发觉你比王伟更有情趣。”现在他们在用相同的话互相恭维。

一觉睡到天亮，陈复看着怀抱中的陆晓岚，证实自己没有做梦。想想笑了出来。追了王伟一年多，手都没拉过，与她的好友第一次约会就睡觉了！

不过她是那么美丽。女人只有在给予时才是美丽的。对比之下，王伟的假正经显得那么卑微！她不过是在利用我填补她的空虚，假装

淑女的其实比荡妇更淫贱，陈复恨恨地想着。想想自己浪费的那么多白天夜晚，守着一个永远不是自己的女人。那么多白天黑夜，当陈斌正花天酒地地周旋于酒池肉林之中，当自己的好友们都在嘲弄自己的时候。

陈复终于打断了自己祥林嫂一样的思绪，开始欣赏身边的美人。

挺妙的，她有几乎所有他爱上王伟的特点，还加上热情和真实的特点。陈复想着，低头吻她。

她的唇在半醒半梦中接纳着他的舌。宿醉使他们忘记了昨晚的狂吻，现在一切从头开始。陆晓岚的手探索着陈复的肩膀，陈复也探索着她的乳房。他们这才发觉昨晚两人是和衣睡的。陈复解开了她胸罩的搭扣，推高她的衣服，吮吸她的乳头；往下摸索到她的两腿中间。在感觉到滚烫肉体的同时，他想起她还在经期。于是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的上身。

陆晓岚也解开了他的衣扣，并试探着他的下体。陈复快速地除尽了身上的衣服，陆晓岚也让自己只剩内裤。

陆晓岚伏下身，一口含住了他。

现在不用与陆晓岚面对面，他一边享受着湿润的口舌，一边回想着这一切。他准备作一次完整的回忆，从那天见到王伟，一直想到昨晚与她分手。当他想到第一次去王伟的家时，他用极乐的呻吟宣布性交的成功。睁开眼，是陆晓岚满足的表情，含着一口精液去了厕所。

看看表，已经上午十一点了。等她从厕所出来时，他也该洗个澡了。记得昨晚好像跳过舞，身上除了烟味，还有汗臭。

在陆晓岚从厕所出来之前，电话响了。竟然是王伟。她说她今天要去香港，然后飞夏威夷度假，“我老早就告诉过你的，对吗？”

废话，陈复想着，我不就是挑这个时候与你分手吗？让你度假的时候时刻想着你失去了什么！虽这么想着，还是客气地说：“对。玩得开心点。”

王炜没有挂电话，过了一会儿，说：“你知道，我其实是爱你的……”

这话应该是回应陈复说的“你知道我要的是什麼，你既然不能给我……”。或应该说是前半句。毕竟她还是要去香港，毕竟她还是什麼都给不了。

陆晓岚出来时电话已挂了。其实王炜没等陈复说话就挂了——说明她又要呜咽一阵。

陈复和陆晓岚高兴地吃着方便面。陈复突然问道：“你说王炜现在会在干嘛？”

“为她失去的玩具而伤心吧。”

下午三点了，陆晓岚说应该回家了。昨天并没说不回去的，但也总有办法跟父母圆谎。陈复再吻她。本是准备吻别，可吻得双方一阵激动。陆晓岚的手贪婪地在他跨下摸着，然后又一口吞下了他。她像巫婆把玩水晶球一样地把陈复的阳具在嘴唇、舌头、乳房和手指间搓揉。她时快时慢，像猫玩老鼠一样，在半小时以后让陈复再次喷射。她没有去厕所，在吞咽下精液以后说：“我真的要走了。”

“本来可以送你的，可你让我精疲力尽。”

“休息吧，以后你会更精疲力尽的。”陆晓岚谄笑道。

3

星期一上午，陈斌西装革履、人模狗样地跨入了公司的大门，仅迟到五分钟。他按惯例对门口前台小姐徐薇抛了个媚眼，往自己的位置走去。公司的星期一，是一派做作的繁忙景象，仔细看时，市场部的几个小妞儿忙着涂脂抹粉，电脑部的小李边走向电脑室边往嘴里塞面粉

和鸡蛋的混合物，销售部的同仁已经先到，正总结着各自周末的心得体会。常莉莉从她的房间走出，若无其事地与陈斌擦肩而过。

“九点半开会。”市场部的汪燕走进销售部的房间，宣布道。说完一扭屁股走了出去，留下一阵脂粉的清香，诱得陈斌对刚被她占有的空气傻看了好一会儿。同事们陆续起身去会议室了，这是每周的例会，迟到了老板会生气的。陈斌边拿起一本记事簿边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的同事们看不出汪燕浑身上下充满着妖艳？——他盯着她看，或盯着她走过的地方看，从来不是因为她美丽。

销售部的经理，陈斌的顶头上司，早就到会议室了。他姓张，被称作老张。其实他才三十二三岁，长不了别人多少岁，但“老”字是对部门经理级的非正式职称。很快人就到齐了，只等老板，总经理 Steve Clayton 是一个不到四十的美国人，这个公司的唯一外籍人士，也正是他一个人，代表了整个公司是美国的。

他进会议室时已经是九点四十七分了，但他立刻把一堆文件交给汪燕，让她出去赶紧处理，又从他的秘书手里拿过几张报表，翻阅了一下。于是谁都没有感到他迟到了，只觉得气氛严肃了一些。

接着，他用不分四声的普通话向大家问好，随便地扯几句客套话。很快地，他切入了正题——销售。语言也变成了公司的母语——英语。

他的情绪不久激动起来，先评价一番上周的销售情况，再分析一下本周预测。他对整个销售情况表示不满意，但陈斌知道在他下午开售后服务例会的时候会对他们一样表示不满，还有每周三上午的财务行政会议。他的策略就是通过表示他的不满来鞭策员工。开始时大概他是当作一种策略，带些做作，现在他习惯成自然了，并且也确信公司确实存在太多令人不满的地方。说来也怪，公司确实像他的策略一样每况愈下，真的越来越萧条，让人不满了。陈斌加入这公司有两三年了，他相信现在的总经理应该有些成就感，至少假戏真做了，这是不可多

得的。

但公司的经营再糟糕，也不会倒闭、或撤销。对这个美国公司的总部来说，中国的分公司实在太小。美国的董事们当初投资开设中国分公司时所想的，也只是为了在对外宣传上可以加一句“我们连中国都有分支机构！”他们坚信光凭这句话就能有助于美国本土的生意。

这句话的结果除了确实有利于总公司的生意之外，另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分公司的确凿成立，现在已有四十个人。陈斌也意识到了这点，就是他和四十多位同事的经济来源其实是一句口号，就像那时候为了“钢产量赶英国”一句口号而大炼钢铁，也造就了一代人呐！

这么想着，陈斌几乎没有听见站着的那人说了些什么，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他说什么“销售是玩数字的游戏……”，意思说，只要多打电话，就会多潜在客户，就会多签单，等等——说这都是成正比的。陈斌抬头，看见年轻的老张极其轻微地冷笑一下，轻微得只有熟悉的同事通过适当的想象才能看见。陈斌也赞同地微笑。老板的销售战略确实有点可笑，好像销售是买彩票一样。

陈斌越来越走神。他在记事本上胡乱地划着写着，一副认真听讲状。正在此时汪燕轻轻地走了进来，悄然坐在陈斌的正对面。她仔细地看陈斌的书写，因为满场只有他在认真地做笔记。陈斌也发现了注视的目光，于是目光相遇。

汪燕真的算不上美女。她的脸甚至不对称，眉毛高高地挑起，眼睛很有神，嘴歪在一边。但你一旦对这张脸注视半天，会发觉很有看头。陈斌现在正想利用销售例会来进行这一过程。

汪燕发觉注视自己的目光越来越灼热，于是她扬一下头发，稍稍歪过一下脑袋，拗了个功架作任凭观赏之态。陈斌笑了，她的坦诚很让他感动。他正了正脑袋，用咄咄逼人的正视作为回答。他们肆无忌惮地看着对方。销售部的小王后来告诉陈斌说，他不知道别人是否发觉他

们的对视,但他看见了。而且这种肆无忌惮让人感觉好像他们已经在大会议桌上做起爱来一样地,让旁观者反而尴尬。

这会儿他们已经过了注视这一阶段。汪燕开始摆弄她的圆珠笔。她先把圆珠笔在手指间绕来绕去。不多会儿她就觉得这没什么新意,于是取下笔套,套在小拇指上,笔套向陈斌点了点头。陈斌立刻端起自己的笔,想也用笔套回礼,但发觉自己用的笔是按钮式的,没有笔套。他抬头用迷茫的眼光看着汪燕,引得她差点扑哧地笑出来。

她还是控制了那声扑哧。现在她的笔套正得意地向在座各位点头呢——当然动作很含蓄,应该只有陈斌才能注意到。

会议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开完了,上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陈斌其实蛮享受这样的会议,他可以轻松地在工作日志上写上“今天上午开会”,可以让门口的接待小姐轻易地用“今天上午例会”的借口推掉所有电话。他觉得就像过组织生活一样地需要这种例会——什么问题都不解决,什么实质的话都不说,临结束还要拍几个巴掌算是鼓舞士气——Steve 的结束语往往是“Gimme five!”,就是空中互相拍手击掌。第一次觉得新鲜,巴掌拍不好会错过;接着的几次巴掌拍到一起了,可他还是那句话,大家都开始觉得有些无聊,但仍无一例外地笑容可掬地与他拍巴掌。Steve 一定觉得大家盛情难却,其实自己也对此厌烦得不行了,但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只好继续这无聊的事情。他正后悔把美国那套低能的鼓舞士气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

接着的上午,大家假模假样地打几个电话,或在某张废纸上奋笔疾书,一派农忙景象。其实心里都在盘算着中午饭哪里去吃,或怎么找个借口下午假装访问客户而一去不回,或怎么样假装接听猎头公司的电话然后可以要挟公司给自己涨工资,确实也挺忙的。

吃完午饭,陈斌打了几个电话给客户,但都没约到下午的会面。他